



10日晚10点多，宋洋的母亲(右)在病床前与儿子说话。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

10日晚10点多，济南司机宋洋静静地躺在山大二院重症监护室内。病房外，已经将近两天一夜没合眼的母亲宋霞，仍在心力交瘁地期盼着儿子的苏醒。

如果不是这场意外，宋洋此时应该像往常一样，在家炒菜吃饭，乐呵呵地陪母亲聊天。

宋洋昏迷前的最后一班岗：

客车驶回终点 他却倒在了路上

本报记者 刘志浩 张超 王兴飞 董钊 杨传忠



山东交运集团：
**今日为宋洋
募集善款**

“他是我们单位最年轻的一批驾驶员之一。”山东交运集团下属公司济宇高速副总王启勇告诉记者，就算在这批年轻的驾驶员里面，宋洋也是年龄偏小的一个。“想不到，太突然了，他才34岁，还是个年轻小伙子。”

“从茌平住院开始，宋洋的医疗费用一直都是集团承担。”山东交运集团总经理王谦说，不管后期还需要多少费用，集团都会承担。“宋洋是我们的职工，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现脑干出血，承受着巨大痛苦救回了33条生命，他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人。”王谦说。

“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救回宋洋。”10日下午，山东交运集团董事长吴宗昌前往医院探望了宋洋。

据介绍，11日上午9点，山东交运集团将发动所有职工，在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为陷入深度昏迷的司机宋洋募捐，陪宋洋一家共渡难关。

本报记者 王兴飞 刘志浩

头天晚上炒了拿手菜

“平时他都喜欢自己炒菜，嫌我炒得不好吃。”10日上午，尽管一夜没合眼，谈起儿子宋洋平时的事，64岁的宋霞露出一丝不易让人察觉的浅笑。

宋霞说，宋洋喜欢吃肉。出事的头天晚上，他像往常一样，10点多钟才回到家，随后下厨做了一个拿手的辣椒炒肉。按惯例，宋洋炒菜除了当顿吃，还要留足第二天带的和母亲要吃的。

9日将近中午时，宋霞端出儿子给她留的菜，正准备吃饭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宋霞拿起手机看了看，来电闪烁着她再熟悉不过的“宋洋”两个字，“这个点他应该在车上，怎么会打来电话呢？”

接起电话，里面传来一名女子焦急的声音：“你是宋洋的母亲吗？你儿子以前有过什么病吗？”

一丝不祥之感瞬间掠过宋霞的心头。“怎么这个人会用我儿子

的电话给我打呢？”就在此时，对方语气依旧急促：“你儿子晕过去了，需要知道他以前得过什么病。”

“我问了一句，我儿子怎么了，他在哪里，(电话)那边只回了一句，‘在高速路上’。”通话没多久，电话就挂掉了。

此时，宋霞才反应过来，“儿子出事了！”明明早上出去的时候还没事啊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宋霞已经无暇多想。

工作第一年 曾获评先进

由于茌平当地医院条件有限，经过协调联系，宋洋于9日晚被紧急转至山大二院。虽然经过专家的连夜会诊治疗，10日晚上10点多，躺在该院重症监护室的宋洋仍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。

母亲宋霞说，进公司开大巴车的第一年，宋洋就被评为先进，也有了去西藏旅游的资格。

“孩子就想看看草、看看羊。”宋霞喃喃地说，“等他好了，一定先去一趟西藏！”

出车前特意擦了擦车

如同往常一样，9日5点多，听到闹钟响后，宋洋起床，洗刷，带上中午要吃的饭菜，跟母亲打一声招呼，关好门，骑上摩托车去上班。

“早上临走前还特意嘱咐我，他的球鞋泡在盆子里，让我给刷刷。”回忆至此，宋霞已是泪流满面，“鞋还没来得及给他刷，没想到就出了这么个事……”

“那天宋洋来得好像比平时

早一些。”济南长途汽车东站检票处主任张海妮回忆，车停时大约在早上6点40分左右，很爱干净的宋洋拿起抹布擦了擦车。“土真大！”张海妮听到宋洋说了这么一句话。

“我还提醒了他一句，注意安全。”张海妮说，当日她未看出宋洋有什么不同。

上午9点左右，大巴车驶入聊

城汽车总站。

“他像平时一样，把车停后，就帮乘客摆放行李。”聊城汽车总站的检票员王瑞民回忆，9时45分，王瑞民上车清点人数，一分钟后，车就驶出了站台。

此时，宋洋像往常一样与王瑞民挥手示意，“习惯性地笑了笑。”

“真没想到，他会出这种事。”听闻宋洋出了事，王瑞民颇为惋惜。

两分钟内完成安全停车

这趟从聊城发往济南的大巴车上，一共有33名乘客。

从当日的车载监控录像看，上午10点14分，正开着车的宋洋突然抬手擦了擦汗。这时的宋洋或许已经感觉到身体不适。半分钟后，宋洋开始减速并扭动方向盘，向外侧的应急车道驶去。10点16分，宋洋将车停稳，拉上手闸，整个身子趴在了方向盘上。

“过来人！”宋洋吐字不清地喊。前排坐着的乘客问，“怎么

了？”显然已经难以支撑下去的宋洋，声音微弱地说着，“过来人，我不行了，找大夫！”

或许是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宋洋随即趴在方向盘上，身体摇摇摆摆，四肢开始抽搐。

“脑出血可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”9日晚间参与会诊的山大二院神经外科副主任王成伟说，一开始病人可能感觉到头晕等不适，一旦出血到一定程度，便会导致昏厥，“这个时间，长则几分钟，短的也就一两分钟。”

就在宋洋失去知觉前的短短两分钟内，他完成了安全停车的整套动作。

“旁边的车呼呼地过，要是停在路上，不敢想会发生什么。”10日，聊城乘客肖纪彦回忆起事发经过，仍然心有余悸。对于司机宋洋的遭遇，肖纪彦觉得，在他昏迷之前“显然已经忍了一段时间”。

宋洋所驾驶的大巴车及车上的所有乘客，由交运公司司机张银波安全送回这趟车的终点站——济南。



在宋洋的病房门外，其母亲痛苦地闭着眼睛。
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